

校園笑話

- 1、地理教過，中國產煤最多的地方是遼寧省撫順，產鐵最多是遼寧省鞍山，所以撫順被稱為中國的「煤都」，鞍山稱為「鐵都」。某次考試，試卷：中國的煤都是(黑的)，中國的鐵都是(硬的)。考完還說：老師怎麼出那麼簡單的題目？
- 2、一次語文考試的附加題，問普羅米修斯是什麼文學作品裏面的人物，一個同學填：哈裏波特。還有一次，問左忠毅公叫什麼名字，一個同學寫：左冷禪。
- 3、一次政治時政題：我國的()號考察船去北極考察。我的答案：泰坦尼克號。
- 4、語文考試。解釋「逝世」一詞。我答：「去死」(本來想寫「死去」)老師大怒……
- 5、小學，一同學背詩，前面3句背得那麼費勁。最後一句：「一行白鷺上西天。」全班嘩！
- 6、高一語文摸底考試，「何當共剪西窗燭」，填下句。我答：「夫妻對坐到天明」。正確答案：「卻話巴山夜雨時」。
- 7、一次語文考試，詩句填空是白居易的《題大林寺桃花》中的一句「不知轉入此中來」，正解應是「常恨春歸無覓處」，我前排一個同學楞是填了「常恨村姑無覓處」。
- 8、生物考試一填圖題，問一個細胞圖是什麼生物的，正解是「母果蠅」，一人答：「女果蠅」。生物組老師開會研究後，決定給0分。
- 9、高中時候也是填詩詞下句。上句是：「洛陽親友如相問」，我一個同學填：「就說我在岳陽樓」。
- 10、高中一次語文考試，也是填下一句：「蚍蜉撼大樹，()」。我有一同學填：一動也不動。很符合事實。
- 11、高中時，生物考試，問：雞的消化類型是什麼型？我不會，答：雞型！結果老師在全班點名批評！
- 12、上句是：「西塞山前白鷺飛」，同學憋半天憋不出，於是瞎寫：「東村河邊黑龜爬」！
- 13、高中語文考試，寫古詩下句。上句是：「待到山花爛漫時」，我們班一人居然填了：我便奮力把花採。
- 14、初中時考語文，題目問老舍先生的著名作品的名字。一同學想不起，我告訴他：茶館。結果那位聽成：茶壺蓋。被老師痛罵！
- 15、以前同學讀課文，其中有一句：拿出芭蕉

扇扇扇。本來停頓應該是拿出芭蕉扇 扇扇。那同學直接讀成：拿出芭蕉 扇扇扇！
16、初中的時候一次上課把賣娥冤的賣讀成「賣」娥冤。全班爆笑我還不知道為什麼！
17、還有一次是數學考試，最後一道大題是兩個解法判斷哪個正確。我想了半天沒想出來，順便題了幾個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看看都沒理！想想全有理……結果數學老師把我的解法整個年級她教的四個班都讀了一遍以後我就聞名了！
18、考試寫：「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下句。有位天才學生答：「老鼠兒子會打洞」。我們整辦公室的語文老師集體毫無形象的狂笑！



這些超級男人(間雜著女子，但是這樣的女人絕對不會讓人覺出一般意義上的女人味兒)的本名一般都是「MAN」，翻譯過來卻成了「俠」。也確實是這樣，畢竟書寫歷史的多數是男人，女人以家為世界，男人以世界為家。在西方，男人做點兒自己額外的事情就算行俠了，而且不用避諱歷史背景，所以可以用鋼筋水泥的都市叢林為舞臺，而我們的俠則似乎只能一身古代裝束，好像挎著寶劍，頭上包塊布，往山裏一住就可以成為俠一樣。至於傳統俠者的命運，則一定得和國家民族聯繫起來，最好再落個家破人亡才算夠標準，也算是東西文化大環境的差異。

俠是不是一定要武，李連傑在早在《精武英雄》中就表達了一種思想：只有野獸才會決鬥。勝人者力，自勝者強，但真正的武者，看重的是卻對自身的超越。除了外在的武力，更重要的是內心的正義與良知。在這一點上，西方與東方的俠殊途同歸，只是隨著都市生活節奏的逐漸加快，傳統武俠文學有變成快餐文化中一道甜點的趨勢和嫌疑，內容愈發跳不開破案懸疑、打打殺殺、尋寶復仇，這些都可以理解，畢竟在古典文化裏，俠的緣起，就是以武犯禁者的代名詞。水滸裏出現了一百多個主角，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替天行道，所以他們以自己的衡量標準和選擇，再依據占上風的武力手段解決問題(或者說解決表面的糾紛)，卻很少跑得出名利色氣的範圍。這種乍一聽覺得是那麼回事兒的理論在《蜘蛛俠》第三集被男主角的姨媽用一句話輕易化解：「仇恨就像毒藥，會在不知不覺中害了你，讓你的靈魂變得醜惡。」

蜘蛛俠和蝙蝠俠最初都是來自超人的創意，在三個人當中，又數蜘蛛俠最平實可親，雖然他是一個擁有神秘力量的人物，但他是正宗地球血統，也不是富家子弟，所以他同樣要面對很多普通人都要面對的問題：住房公積金，醫療保險可以委托政府，但畢業答辯、戀愛結婚這樣的事情還得親歷親為。而且他也不是一個完美的偶像，在第一集中他開始只是個靦腆的學生，第二、三集中他就要擔當起「超級警察」的特殊責任，沒有因為英雄的身份

而抹去窘迫的生活。同時，儘管女友知道他是蜘蛛俠，但也沒有依附在他的光環之下，還是因為自己的歌唱事業不如意、因為他的疏於照顧陪伴而煩惱，這也表述了人具有超能力帶來的最大的煩惱，就是要正確的認識自己，戰勝自己。而且影片對於反面人物的刻畫上，無論是綠魔、章魚博士，還是沙人，他們的本意都不是在於危害社會，但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不知不覺中滑到了難以逆轉的境地，成為邪惡的代言人。這和70後人士小時候看的《智取威虎山》《渡江偵察記》裏面壞人一出場就是和尚腦袋上的虱子那種感覺完全不同，以至於70後的人從小就以為好人長得都是一樣的，壞人長得也都是一樣的，世界上除了好人就是壞人，好人壞人都是天生的。近幾年大投資大製作大收入的《指環王》系列，主題反而可以簡單到「善惡一念」。

歐美漫俠不完全手冊

可以將內心統治一切的私欲得到滿足的魔戒送到末日之山銷毀掉的主角並非那些武功強悍、身負絕技的高手，而是兩個涉世未深的少年，在整個過程中遭遇一系列的誘惑，並在抵抗誘惑的過程中逐漸的長大成人。又如《哈利·波特》系列，魔法學校裏那些少年的成長，映射出社會這個主體上每一個個體的選擇。《蜘蛛俠》系列作品的主題之一的是選擇——選擇人的主體性，你無法選擇你的出生，但是你可以選擇你成為怎麼樣的人。

這些對於「人性」的爭議也間接說明西方文化是「人」的主體精神被推崇，意大利文藝復興、法國啟蒙思想等一次次的西方文藝運動都是以「人」為主題，為主體；東方則註重群體意識，防止個人突出，早期香港電影中的「俠客」個個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以至於2002年講述好人死去，壞人雖然得以存活，卻活得比死了還要忍受內心善惡掙扎痛苦的那部《無間道》獲得空前的成功讓輿論界為之嘩然。之後，一部揭示小人物也可以念善行俠的《功夫》，讓一貫走平民路線的周星馳終於有機會完整的表達了一下自己的理念與對人性的思考，其中，大智若愚的周星星也不忘把蜘蛛俠第一集裏面的經典語錄「能力越大，責任越大」通過乞丐的口充塞進自己的這部得意作品之中。

反觀我們的大片兒，除了反對個人突出，同時

要把英雄塑造的絕對完美，在家庭出身上首先就不能含糊，「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只有遺傳，沒有變異，就是抱著這樣的觀念。金老先生的經典作品《神離俠侶》裏面，黃蓉才被塑造成不能放鬆階級鬥爭這根弦兒，時刻得擦亮雙眼，提防著漢奸壞分子楊康的兒子楊過蠢蠢欲動。也許就是因為這樣，我們的孩子總是不如大洋彼岸的孩子過的輕鬆，因為在他們的世界裏，兒時更多得到的是肯定、信任與鼓勵，每個孩子都知道自己是獨立的，是與眾不同的；書包越來越輕帶來的副作用是眼界越來越寬；連他們睡前看的那些漫畫裏的「俠」都被做成了各種色彩鮮艷的塑膠玩具，消費了花花綠綠的美金的同時，也帶給他們一個年少的夢。

另外不可不提的是，在歐美漫畫裏，著重表現了一種團隊精神，或者說Teamwork。縱觀美國動畫片，不論《怪物史瑞克》還是《獅子王》，每個鮮活人物形象的背後，其性格張揚個性的一面只是在一定的範圍內，每個人的行動軌跡實際上都遵循著自己的心理底線和道德約束。自由，並不是肆無忌憚的放縱，再強的人也不可能獨立完成所有的一切。《怪物史瑞克》在第三集中，把第二集裏面展現顛覆傳統童話定義，用外表醜陋心靈純樸平凡的小人物，揭示「生活並不一定會向著你所努力、所預期的希望發展，但是你不能因此而放棄希望」主題更註重人文關懷的因素，因此也就更深入了一步，第三集裏面，亞瑟在最後時刻挺身而出，是因為記起了史瑞克告訴他的話「即使別人把你當作惡棍、怪物、或者失敗者，這並不意味著你就是這樣，最重要的是你怎麼看待自己，如果你真的想改變，那麼唯一阻礙你改變的人只有你自己。」

最後，引用《蜘蛛俠》第三集結尾的一句臺詞為這篇「貌似評論」把句號畫完整：

「Whatever comes our way, whatever battle we have is raging inside us, we always have a choice. My friend Harry taught me that. He chose to be the best of himself. It's the choices that make us who we are and we can always choose to do what's right.」

「不管我們面對什麼處境，不管我們的內心多麼矛盾，我們總有選擇；我的朋友哈利就作出了選擇，他選擇當一個善良的人。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取決於我們選擇做什麼樣的人。」

